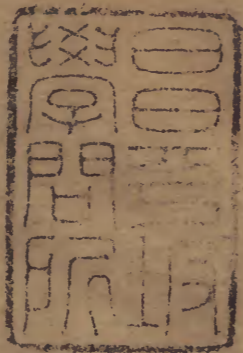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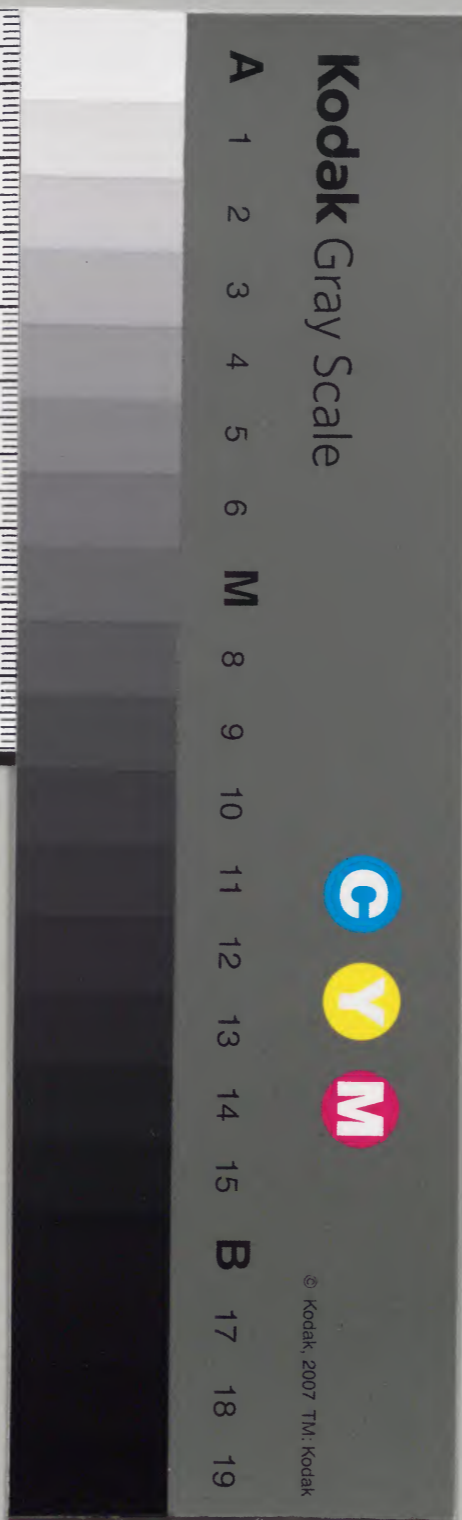
全邊略記 下



漢書門類			
九	一	一	六
二	四	四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九		漢
二	一		書
二	二	一	
〇	四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16
冊數	24 (4)
函號	292 136



所戀者中國段帛掠之不多得亦自有損失不如貢
市完善因遣天爵等來誓請貢市一請不得則再請
再請不得則三請三請不得則糾三十萬一循黃河
東下一直搗太原而徑兵屯三關待戰虜之真情出
于天爵口當事即欲勿許亦宜有以待之乃不為長
慮遠戮信使苟快目前虜大憤不及秋即以六月悉
入大掠迤及潞沁屠戮過兇矣翟鵬告急上曰原
設撫鎮各有專責寇至一隅本邊出敵各邊協應是
以建勲則功著失事則罪歸布置甚善况四鎮接壤



與三邊不同。間設總督文臣。虛名牽制。劉源清周叙
樊繼祖可見。鵬首案帑金。專資客陣。陛辭日久。尚駐
宣府。深負委托。革職閑住。六日。又議復其任。同撫龍
大有報虜十萬騎。從左衛雙山入。過朔州。入馬邑。趨
鴈門。陷沙墩。犯太原。薄平陽。知府聶豹憑城禦之。賊
不得利。而我軍亦促其零騎。斬數級。虜營始北徙。部
議曰。賊入平陽。盖有三路。中繇靈石冷泉口。趨霍州
以入。東繇介休張南店。趨沁州。經岳陽浮山。以入。西
繇石州趨隰吉石樓等。以入。竊計靈石天險。勢難突

至。其中郭家溝韓信嶺。三四百里。險甚。分兵伺之。虜
可圖也。或繇澤潞衝突太行。越入懷慶。此去臨青真
定。僅數百里。宜命諸路守臣。伏兵堵截。使虜不得過
太行。萬為無虞。盖潞安黎城等處。與河南武安接境。
一下武安。則地曠難守。或知有備不至。又將繇隰州
入石州。趨偏頭寧武。宜行劉臬張達備之。寇入潞安。
沁汾諸處。乃命河南撫魏有本。于武安陟縣微子嶺。
達潞黎為援。山東撫曾銑。于臨清趨磁洛為援。保定
撫劉隅急守井陘。已而虜復還太原北。遞給事劉繪。

奏虜退而督臣罷虜至而督臣增非所以久責成圖
茂功也。嘗考天順間之于也先。成化間之于毛里孩。
訖加蘭斯。弘治間之于脫羅于火篩。未有不終致挫
斲者。今之託按伏以自全。拾殘級以詐報。心疑者北
力分者弱。虜志得騁職。此故耳。宜專任翟鵬。約兵十
七八萬。三路畢舉。虜可禽也。上以爲然。委任鵬。鵬
亦上言。客兵八枝。及主募共計十萬。統以諸將。列爲
四營。各當一面。別練誘兵三枝。誓死決戰。豈盡出虜
下哉。勅曰。退縮者自都指揮以下。卽斬。以狗副總

叅遊。先取甘死罪狀奏請。二十二年。翟鵬以虜報。旁
午請徵調急。兵部謂審如鵬言。盡掣全陝薊遼之兵。
不識各邊何待。且望援之念重。則自勵之心輕。惟遊
兵及槍手可聽其發耳。虜軍浮圖峪。自土王溝抵廣
昌川。長四十里。副帥周徹遇之失利。保撫鄭重以警
馳聞。兵垣劾奏薊撫朱方掣兵之早。翟鵬湯無可否。
上曰。翟鵬手握重權。若令不下。王儀郤永安敢掣
兵。朱方建議。使旣去之虜。非時勾入。二臣罪之首。命
錦衣械繫治訊。又因御史舒澄彈文。命褫兵書。毛伯

溫爲民職。方郎韓最與杖八十。初大同指揮王鐸之子王三者與吉囊通。遣三遺之酒物。妻其部女。遂爲虜。導至水地莊。向舍餘劉伏起索食。伏起商同官軍四百縛之。御史以聞。上大悅。賞伏起千金。陞五級。王三獻俘。伏誅。御史李秀春爲副總兵。周徹請曰。浮圖峪之寇也。非周徹拒敵二日。以遏之。則紫荆失守矣。上嘉其功。增以一秩。二十四年八月。虜犯大同中路。鐵裏關等處。總兵張達率衆力戰却之。又犯鵝鴿峪。參將張鳳率其屬各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

矢死。餘盡歿。報效生員王邦直戰死。時虜欲深入。總督翁萬達總兵周尚文各遣騎四出邀虜。虜登山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事聞。上嘉萬達等功。各賞銀幣。仍賜勅褒獎。復陣亡總兵張鳳原官。贈邦直都指揮僉事。各蔭一子。世襲千戶。王邦直者磁州人。力舉千觔。是時邊患孔棘。詔求天下武力之士。河南撫按官以邦直應。詔鵝鴿之戰。虜衆我寡。鳳等慮不敵。守者促之。且激邦直曰。若素以勇聞。奈何見賊不殺。邦直恥之。遂大呼入賊陣。虜皆辟易。見其兵少。

無後繼。遂聚而圍之。邦直奮勇獨殺十數人。力竭而死。邊人哀之。先是平虜威遠玉林渾源陽和山陰各場草相繼焚。上遣科臣李文進勘其故。會太原羅奸人王義者從胡峪邊入。簡得其囊中火具。論斬。既而宗室被盜發。詞連襄垣府中尉克燾等。其家奴不承盜。而微吐神箭。援焚諸語。鞫其客門四李錦則克灼與燾勾虜入據。先燬所蓄。適王義以是夕潛入山陰。見場中火暴起。卽趨出爲捕者察。而囊中又有火具。實不悉火所自也。上逮法司訊之。總督翁萬達

疏曰。大同土狹產瘠。餽繁祿匱。衆聚而貧。隣虜易生。反側請量遷和川呂化于山陝。而襄垣原自蒲州廢徙。今蒲封復建。就食本封宜也。宗伯議蒲小遷。晉其可。二十五年俺荅阿不孩遣使堡兒寨等三人。款左衛求貢。五年來信使絕矣。玉林百戶楊威爲零騎掠。知虜意甚懇。威乃詭言能集貢事。虜乃歸之。竝同掠者爲先傳。然後令堡兒寨等款于雙廟墩。投番文。自言曰。俺荅選白駱駝九。白馬九。白牛九。及金銀銅各一。講信誓戒犯竊。仍如曩時。石天爵所稱者。總戎家

丁董寶等。值哨邊。狃于前事。竟磔三夷首。以攘功。于是翁萬達疏曰。北虜在弘治前歲入貢。疆圉稍寧。自宣府。虞臺嶺之役。虜輕中國。孔棘者四十餘年矣。嘉靖壬辰。小王子來獻方物。竟沮中止。邇來石天爵之講也。所當善應。始旣湯荅。終復誘斫。大失夷心。橫挑巨釁。臣竊恨之。乃今卑詞叩塞。察形收勝。詎容脫誤。而寶等賤卒。玩法貪功。臣心刺謬。曷知所云。夷狄雖犬羊。其性固辨曲直。亦猶人也。今歸我漢人。執物示信。借曰不許。當善其詞。說遣之。乃置使于墩。納婦于

境。誘而殺之。曲在我矣。彎弓報怨。疑慮回皇。卽不可解。宜按兵待戰。寶等滔天之惡。真不容誅矣。部覆姑貸。各官兵罪。萬達又報。阿不孩迺至。番文欲自到邊。陳欸及據降人所供消息。則以貢事不成。把都出其東。吉能出其西。似當亟爲處分。不容少緩。蓋此種類繁多。克焰日盛。乃遣使求通。雖已被殺。猶屢請不已。或謂虜利吾賜耳。不拂其情。雖狂可撫。不爲之處。則旦夕之變。毫髮之間。隨機難待。未宜遽爾峻拒也。部科各議所請。未可允得。旨迤北入貢。原有封號印

信今次番文。似是詐偽。依行再詰。限十日聞。既而宣
薊告急。部持初議。悉心戰守。毋墮虜計。上發官廳
六枝督萬達整兵。二十六年山西撫楊守謙疏。偏頭
老營二所餘地。一千九百餘頃。堪爲營田。內省京運。
外嚴防守。舉副使張鎬提調之。戶部贊其說。詔以
實行。萬達條上併守擺邊之計。而西撫孫繼魯爭之。
曰。夫設重險。藩衛國家。縱使宣大有驚。而諸關據險
戒嚴。則關南可以無恐。豈可聚師曠野。掣守重關。洞
開廷敵乎。往年虜犯紫荆。自宣府入。犯山西。自大同

入。紫荆之拱護京師。三關之屏衛全晉。一也。今議不
掣紫荆以併守宣府。豈可掣雁寧以併守大同乎。况
自偏寧雁以東。抵平刑關。爲山西長邊。自丫角至雙
溝。百四十里。爲大同緊邊。自丫角至牛灣。百四十里。
爲山西緊邊。論長邊。則大同差急。山西稍緩。論緊邊。
山西大同并急。此皆密邇河套。譬之雙閣門戶。起丫
角至牛灣。爲左闔。山西歲守之。起丫角至雙溝。爲右
闔。大同歲守之。前日併力守左闔。尚不能支。今分力
守右闔。豈將無憂乎。近年虜不敢犯者。以三關備嚴。

全邊略記
故也。將士遠離信地。欲其不侵難矣。全師在外。虜騎在內。卽紫倒諸關爲徒守已。又貽書于萬達曰。成法具存。勅諭具在。變亂者固蒙不韙。况因而失誤。軍機者乎。朦奏律有明條。敗績。明主不貸。往年建雲中之議。宰執幾乎不免。近年撤各路之兵。部撫業已蒙罪。可不寒心。又云。併守量守。省費省兵。伐木毀防。隱禍深憂。難以輕泄者。萬達接書以入告。曰。繼魯謂了角以西百餘里之邊爲難支。然則寧雁八百里之邊萬一遇虜。其易支耶。以新分一百四十里守內地。

之兵爲可危。然則八百里之邊守以內地之兵。不益危耶。夫益兵擺邊。始於近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山西舊有協濟大同班軍。實係守要至意。今議掣寧鴈一帶擺邊之兵。量移以併守。而冗餘之兵。逐漸議罷。額該官軍仍畱關隘以備重壕。正不失爲復舊也。繼魯動以危言相恐。今欲排阻成議。安望其有捍奉。旨孫繼魯挾制督臣。阻壞成事。錦衣逮問之。械斃于獄。繼魯耿介自負。以清節著。然好剛使氣。志意盈溢。人謂動四體云。北虜自去歲款塞。徂冬涉春。虜使絡

釋邊臣懼。廟堂有意督過之也。遂不以聞。然虜竟以通好散處其衆。不復設備。遇哨探卒亦不戕。復遣夷使李天爵齎番文至云。虜中大神告羊年利于和。俺荅會集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相議求准進黑頭白馬一。白駱駝七。騙馬三千。求白段一端。爲大神袍。麒麟段。件頭目領之內種外牧。漢夷不相害。東至遼西抵涼。俱不入。今與中國約。若入墻作賊。中國執以付彼。奪其所畜馬以償。不服則殺之。若漢人出草地。彼執以付中國治之。永爲好。率歲一二次貢。

太師許代奏。卽傳部落禁其生事云。總督翁萬達巡撫詹榮總兵周尚文以其事聞。且言虜自冬春來。遊騎信使款求不下數十餘次。詞頗恭順。夷情叵測。未敢輕議。已將夷使諭回。責其守約有誠跡。代爲請之。然我之所以責彼信者。不難于印信番文之必來。而難于西東各邊之不犯。設虜如約而至。而猶復終絕之。則彼之構怨可待。而其鼓衆也有詞。其報我也必專而力。卽我受之。彼詐而中變焉。則虜負不義之名。而舉無名之寇。其爲虜亦終弱且緩。此曲直老壯之

所分也。邊臣職守。貢亦備。不貢亦備。初不因是以爲增損。如或慮其入爲窺伺。爲困擾。爲反覆也。則當伏執而審待之。或限之以地。受方物於邊城之外。或限之以人。質其親族百十人於城。或限之以時。俟踰及秋冬。然後頒賞。如是則虜誠也。固在吾羈縻中。詐也亦得免。衝決之害矣。夫不揆理之曲直。事之利害。以貢爲決不可者。非虞禍者也。以虜之納貢爲足恃。而懈其防閑者。非量敵者也。臣等夙夜兢兢。熟思審處。幸惟廟謨速決。俾邊臣得從事焉。巡按黃如桂亦

言虜深衷固未可信。而貌則遜婉懇惻。今信使往還。帳牧散漫。恐家丁通事。或遮殺以邀功。或款結以市好。遮之挑禍。結之招侮。請預禁止。疏俱下兵部。復言虜節年侵犯。九邊橫被其毒。凡在臣工。義當殲醜。以雪積憤。自石天爵倡請。踵行前詐。豈可輕信。請行總鎮諸臣。嚴兵飭備。傳于俺荅約輯。其部落九邊宴然。著有恭順實跡。得旨黜虜寇邊罪逆深重。邊臣未能除覓。聽信詭言。輒騁遊詞。殊爲瀆罔。其飭邊臣殫力嚴禦。有執異阻撓者。叅治。蓋是時陝西有復套之

謀將督兵出塞。當事者主之。故力細貢議。翁萬達奏。宣大修邊軍壯。且十餘萬人。赤身為役。布滿山谷。俺荅把都久駐威寧海子。吉囊一枝移營東渡。茲復求貢。似有所挾。卽當斬其來使。昭我國威。第以費防之。故未可遽起兵端。姑善省論。因遣間諜行吾機權務。得其情。預爲之備。待有可乘之會。然後一舉。斯爲萬全。但遣謀行間。與交通往來。事相遠而跡相似。故蓄。遂巡之慮者。鮮應變之謀。執疑似之形者。啓吠聲之。誤。此邊臣之所以自失。而機事之所以難投也。要之。

禁例必嚴。間謀不廢。苟可濟事。遑恤有他。是時俺荅諸酋與小王子有卻。小王子欲寇遼東。俺荅來告其謀。請得與中國夾攻之。且以此立信。遼臣以虜勢旣重。而情復懇切。恐機牙一失。且速後禍。又以屢奉嚴旨。不敢輒爲請求。故借詞而詳其事。如此翁萬達疏曰。夫詳內略外。撫民之道也。詳外略內。禦邊之道也。大同古雲中地。可以阨匈奴。捍中夏。爲寧鴈諸關所倚重。祖宗以來。山西兩班分番協于同歲。以爲常。庚子間虜越同躡。西守臣不能原其故。遽議掣班。

專守又增參遊設民壯亦如宣大紛紛擺邊繁費倍
往昔矣噫豈以大同爲可以餌虜也故一變而幾棄
大同坐困全晉近西撫楊守謙倡言併守善矣至欲
盡掣寧雁防秋之數而併力同則又未可夫近年增
設者當量掣第未宜大驟先年額設者當盡留第不
必擺邊蓋言掣者掣所增者也遇秋暫分兵於同主
客之兵自當有辨言併守者舊制也師徒多寡雖不
必盡符班軍要不失爲便宜爾矣大學士嵩嚴言八
月初十日賊犯天城在大同之東兵守不能入賊併

西北去我兵遂怠十八日復繇松墩掘墻而入地在
平虜城係大同之西山西之東我兵相持賊留其半
據墻口恐我邀其歸路也久之始遁去連年邊臣修
墻報竣俱稱可恃以守今賊得以乘夜折墻乘虛而
入防疎之罪自不能逃上命按臣勘實以聞二十
九年六月虜犯大同繇小營坑塔墩口入總兵張達
帥所部迎戰達挺身陣前爲士卒先虜望見卽縱騎
圍之達殊死戰左右衝突不得出時副總兵林椿分
兵擊零虜騎于彌陀山聞達被圍引兵西救達虜四

面皆會。矢下如雨。達死圍中。椿亦中流矢死。達陝西人。自不知書。然慷慨負奇節。膂力絕人。平生遇敵。好離營陷陣。所向有功。卒以此敗。椿救達時。一日三與虜合戰。功雖不終。然邊人至今稱兩將及上千筋之勇云。給事中唐禹追論達效死先登。全軍陷歿。獨其二子張世傑。張授以血戰。潰圍得全。此數十年來邊關未有之大。而督臣郭宗臯。撫臣陳耀等。不自蒞藁軍幕。暴陳喪敗之咎。彰明奮敢之忠。乃蔓請彌縫。苟逃罪譴。死何以見。張達林椿。生何以謝。二子也。

上覽禹奏。嘉其公明正直。詔達二子同廕。宗臯耀命錦衣械繫之。各杖于廷。耀死杖下。宗臯謫戍邊。八月虜大舉寇宣府。不得入。遂從薊古北入犯京師。仇鸞佩大將軍印。綬駐師宣大間。議北伐。鸞上奏曰。虜酋俺荅脫脫。辛愛兀慎。四大賊營。俱巢大邊之內。將我邊臺割據分攝之。虜猥代軍行。瞭軍代虜牧羣。逃民叛將。撫而用之。每歲深入。無不得利。雖有良平。難與角勝。往時虜曾請貢。廷議未從。前總兵周尚文。乃乘其效順之機。投以貨賄之利。虜略如願。邊亦少

寧非得已也。與其使邊臣違禁交通于下，孰若朝廷大開賞格，恩出于上，卽今遼薊甘延，俱有互市之例在。上曰：此疏所言利害，不但一時一鎮可行，兵部詳議奏聞。三十年虜酋請求益數，仇鸞密遣家丁時義結俺荅之義子，脫脫復詣宣府暗門呼通事出，攢刀以誓，贈馬二匹，留真夷虎刺記四人爲質而去。未幾，縛我叛卒朱錦、李寶以示誠懇。於是宣大督蘇祐入告，虜甚嗜中國貨，鹵掠則歸部落求貢，則歸酋長故也。小王子者，俺荅之侄也。俺荅恥爲之下，茲求

歸順，將假中國官爵，與其侄爭雄。臣等多方譯審，察伍虜情有難真拒者，彼以貢爲名，其詞順。我因其乞而許之，其體尊。先允開市以濟目前，如果保塞來王，然後議其通貢。詔兵部集廷臣議，于是兵書趙錦、咸寧侯仇鸞、吏侍李默等議稱：永成間常設馬市，以待海西女直諸夷。今虜酋情詞懇款，似宜比例遼東，于大同五堡邊外開立馬市，發價十萬，每年四次，請簡命文職大臣爲夷虜知名者，從宜酌之。畢日還京，內閣嵩對一年二次爲宜。上悉如擬，亟取致仕侍

郎史道前赴大同經略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曰見
俺酋求馬市書大肆無狀竊意聖怒興問罪之師及
會議准依不覺喟嘆請陳其不可有十一曰虜辱我
如是而我與議和忘天下大仇二曰屢命北征而一
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曰堂堂天朝與犬羊市冠履
同器損國家大威四曰豪傑感憤誓死決戰和則灰
其效用之志五曰將士偷安弛守惰氣懈天下以修
武六曰以後私通者勾引牽連法所不禁開邊方交
通之徑矣七曰國威日玩人思效尤將來腹心漸起

不靖八曰去歲虜猶疑畏今窺我虛實矣長其輕中
國心九曰或馬外別求悉墮我以羈彼以弄或交而
違約或易而撞關或駕言別寇或以疲索價狡矣十
曰各邊援例定不可罷財馬兩難相繼且其謬說又
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藉于
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利于互市夫和果可必安事
戰馬况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或謂暫許馬市
漸將通貢以爲永利不知市馬我猶得少償其價貢
則徒手取空利矣豈古之所謂咸賓者耶謬三或謂

虜既和我。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安能盡厭其欲。且小信亦安肯守之。甘于凍餒也。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損威養寇。禍甚于戰。壞天下大事。必始此言矣。謬五。疏入。帝謂阻撓邊務。令錦衣衛訊杖貶狄道典史。四月開馬市于大同鎮。羗堡虜酋同部衆共易馬二千七百餘匹。還其前質者四人。侍郎史道奏馬市已定。竝進虜謝恩表。番文一通。馬九匹。虜部無敢誼譁者。南向黃幃香案。叩首極恭。迹頗馴順。仇鸞言夷俗以九數爲敬之至。似宜量破常格。從厚賚之。况夷情不常。種落非一。久而不變。豈其能保竊恐邊臣。因開馬市。遂忘戒心也。乃賜俺酋大紅紵絲膝襪。花樣衣一表。裡金頂大帽一。金帶一。脫脫大紅紵絲一表。裡夷使各有賞。總降勅一道。初馬市甫畢。隨有虜騎犯左衛者。我詰之。則謂中國妖逆。蕭芹天源等誘致之。其黨無慮百十輩。散處諸帳中。教以火食屋居。不利于虜好。則曰力能咒人。喝城。俺荅爲之動。史道乃踪跡得張攀隆五十餘人。索芹源于虜。虜請先試其術。不效。執以予我。脫脫告通事。

日某日自右衛喝城。非掠也。會有旨命史道遍歷
延寧市事。道報曰。虜中怵于邪黨。然臣已得要領。乞
不以較錙銖。坐失大機。仇鸞亦請留道于宣大。而右
衛果有警報。七月脫脫執送蕭芹等來。因言富虜能
以馬易段。貧者惟有牛羊。請易菽粟。朝議復難久
不決。道上言曰。俺荅懇請牛羊。易粟豆。蓋借是以定
部落之心。諸部心定。則俺荅內向守盟。益專時督撫
蘇祐何思等。亦慮異日蒙首事禍。乃疏言不可仇鸞
亦皇惑變。其始說且云。臣行諸將嚴爲之備。上以

問內閣嵩嵩言。虜邀無厭。不宜任其要挾。鸞欲分布
戰守。甚當。上令史道回京。時虜以羸馬索厚值。弗
予。輒大譁。同市則寇宣。宣市則寇同。甚者朝市暮寇。
并掠羸馬去。而虜衆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言邊
垣營堡俱撤。無復藩屏。又乞市遼東。東撫許魯遺書
本兵力止得寢。至是虜以市利亦薄。中國不足信恃。
時時掠剽境上。然嗜馬利。未肯公言大舉。邊吏亦與
之互易。不絕其心。畏而啗之。逾年虜好復絕。虜旣不
得易牛羊。分散爲盜。無虛日。冬三入掠。甚衆。邊人責

之。俺荅謗應曰。諸貧者乏食。禁不能止。我自不入犯。俺荅有妹夫卜吉哥者。後期至。與市于大涉溝。易馬四百匹。薄暮。虜衆潛入。復奪其馬。帶掠人口而去。詔以非時開市。疎備納侮。各奪俸已。而虜進九馬。巡按李逢時。叱去之。虜縱入王石河。自弘賜入。陷羊屹堡。殺擄甚衆。三十一年。詔掣回大同大邊二邊墩。軍時虜竝塞住牧邊墩。反在虜外。而士餉仍月二石。仇鸞言。第滋漏泄。弊耳。不如掣之。報可。初虜之繇威。遠犯懷仁也。指揮王恭敗死。關南震動。總督蘇祐報虜且三萬。兵部張皇戒嚴。上心疑之。遣飛騎偵虜何地。諸將有能抗戰者。否。時無有。以王恭死事奏者。同撫何思。以虜退聞。上覽其奏。亦不言來去狀。益疑之。至是。部返報言。本月初五日。虜以千騎犯弘賜堡。初五日。虜復繇榆溝。入掠懷仁川。十三日。虜二千騎。復犯平虜奶河堡。因備述王恭平川墩死事之烈。及遊擊呂勇。劉潭。叅將張騰。孫麒。焦澤。副總兵王懷邦等。請抗禦不力。及逗撓退縮狀。上乃切責兵部。曰。虜前後無過二千騎耳。爾等牒于蘇祐言。謂且三

萬其偵報不嚴之效明矣。輕率若此。麟潭其械之來。懷邦等革之職。虜復遣丫頭智乞市。蘇祐以擒獲功聞。詔梟丫頭智于大同市。代府饒陽王克彊上言。初與虜市。本爲羈縻。總兵徐仁輒自以和戎。謂無復事。戰守士馬芻糧恣意哀尅。大失士心。及鋒警狎至。而仁身爲大將。稱疾求避。遊擊劉潭詭稱虜且貢馬。巡撫何思不加審諦。輒以游言誑闕下。勒使者王銳齎幣至邊。然實無一虜。諸將惶懼。招與爲市。以賞物給之。副總兵王懷邦幾爲所擒。投賄於賊。乃免。近者虜滿館舍。醉醲飽鮮。事之惟謹。虜是以益橫。諸將且禁士卒毋殺虜。殺虜者如殺人之罪。至使右衛高山山陰懷仁。東至陽和天城。煙塵四起。汗淫萬狀。將來地方莫知終極。且宣府亦開馬市。今六七次未聞有蹉跌。蓋彼有人馬。處置適宜故也。惟陛下亟垂省問。以拯北門剝膚之災。上得奏。卽逮徐仁于獄。思懷邦削之。咸寧侯鸞仇倡邊兵入衛之議。兵部乃自懼曰。宣大日弱。自守且不足。况彙其精。分其力。則三軍解體。以解體之卒。當忿逞之虜。可爲寒心。且伍

缺必募。是驅市人也。使虜虛聲以誤我師。而併力宣
大。宣大必不支。則長驅畿輔。伏惟留四部選兵于其
鎮。上深然之。命勿調。而召鸞入京議。鸞不自安。乞
罷。詔趣來。毋偏執。鸞還集議。宣大內聽京營徵發。
外聽督撫節制。內外不偏重。而二議不相悖矣。時鸞
蓄異謀。內倚爲重。而本兵趙錦。媵阿其間。故調停焉。
爾。八月寇入平虜。轉掠應朔。殺擄數十。九月寇入弘
賜。及安東諸縣堡。而出。總督蘇祐以血戰斬馘聞。而
巡按蔡朴極論怯懦觀望之罪。兵部故寬之。曰。兵繇
入衛而弱。兼以因饑。尚能防遏。比之自擁者不同。宜
從少貸。而極恤其饑。上皆從之。遣給事徐綱往行
賑事。綱勘實。上聞。請以同庫貯例。及主兵二銀約
九萬四千有奇。分投委濟。同馬舊有牧場。湮塗略盡。
所給豆三斗。自養無以及騶。宜查其侵地。今官軍九
萬二千馬。三萬五千二百。請加人馬糧豆各一斗。少
救目前者。悉議可。山西御史李一翰。奏虜自二月虜
犯河曲老營。其守備曹懷忠。楊秉禮。知縣丘華。各損
軍狀。總兵李涑。趨戰愆期。東移寧武。下部各治之。蔡

朴言曩時大同弘賜堡外增築鎮羗等六堡內有墾地五千四百頃耕守得策後巡撫何思欲掣之內地不日削耶乞命守六堡如故遂依所擬七月把都兒大舉分道弘賜及廣昌表錯遇之敗後虜移營攻插箭浮圖關南大震固原遊陳鳳寧夏遊朱玉入援過浮圖守者具蓐犒以需鳳玉曰稍緩不及賊候旋軍饗之不立馬而去及虜于三家村大戰竟日殺傷過當虜恐爲所躡乃以驍騎綴鳳玉其衆分道自大金井北遯上聞大悅不俟勘報晉二將都督之秩

各賜白金文綺八月寇入蔚州九月寇犯神池巡撫趙時春帥馬步禦之至廣武諸將皆會時虜縱掠八角忽謀者曰虜騎二千去此兩舍掩之可盡得時春擐甲欲馳之大帥李涑固止曰狡悍未可易公第駐此涑當抗敵不貽公憂時春攘臂而前及虜于蟲嶺伏起涑曰吾死于此矣時春棄衆而奔涑等殊死鬪虜騎益衆涑與其子松及裨將馮思李桂孔賓高遷陳金尹忠俞輝皆戰死時春投一墩墩卒引之以繩乃免虜亦引去總督蘇祐奏錄諸臣勞績捕斬四百

虜敗出塞。巡按毛鵬言虜自七月十六日來。八月初七日始出。擄戮殆無餘類。同帥吳瑛壁于土溝。宣帥劉大章壁于黑石。閉壘觀望。是以賊遂飽欲而還。則取其零騎病棄。告捷陳功夫。喪敗則減百爲一。斬獲則增十爲千。互相效尤。公爲欺罔。吳瑛劉大章應服上刑。撫臣侯鉞劉璽督臣蘇祐法亦難貸。巡按李一翰亦劾城池之失。撫臣趙時春以兵予敵。繁峙之瘡。洩未復。西路之潰。畎旋聞。大將駢亡。匹騎不返。所當重寃。兵部復稱諸臣力戰殺虜。俾之失利。實上天

垂祐所致。請擇吉告謝。論功行賞。上曰。今歲醜虜犯關。諸將奮勇擒斬。仰荷玄祐。恭舉謝典。時齋居祈永。故諱不祥云。三十三年。同帥岳懋帥所部巡邊。會虜于五堡。至青屹。陷伏中。懋力戰而死。贈廕祭祠。有加。時逆鸞勾虜之謀。發于禮書徐階。論鸞族而虜又從。宣府射書乞市。於是部疏及之。總督許論深條其弊。宣大士馬枕斃于道。任其土者。湯不省憂。致貽今日之患。上有動于中。震怒逮械蘇祐侯鉞。遣刑侍陳儒發十萬金。往賑大同。七月許論言。諜虜將寇關。

南乞查寧大遊擊胡吉楊世臣所部士馬一駐懷來。一駐隆慶與保安永寧二堡竝列。賊犯則四營先據其險。邊營復尾其後。臣等合營趨其東。如此朝呼夕至。部覆可之。論又奏前翁萬達所築大牆安邊長策也。後以兵少而變其說。守牆不如守臺。又變其說。敗敵臺爲輓臺。內空之者非也。臣復思之。墩在牆內。隔力于賊。及入牆震駭逃矣。莫若改築邊外。便報可。四年捕虜酋鐵奔門謀。魏鎖住梟之。詔賞許論等金幣。宣大告饑。戶科黃謙條三事請于代州紫荆居庸

立倉以便民運。則積聚之近也。民逋不下數百萬。有司視爲故事。則叅罰之紓也。舊有養廉地土。優恤邊臣。振作士氣。近退給軍佃。較及刀錐。則鼓舞之忘也。詔舉之。戶書方鈍奏宣大歲餉二百五十餘萬。猶稱不足。然同撫王忬掌八萬八千之衆。而追賊境上。僅云一萬三千。宣府劉廷臣掌八萬之衆。而奇遊援之。所用不滿三千。可見籍有名無。糜費之故。惡能逃也。臣不知邦計所終。上是其言論之曰。宣大米價湧貴。可做昔人平準法。部奏差二主事。收糴于山東。

者運通州以備宣河南者運易州以備同俱報可十月巡按李鳳密報俺荅數犯皆姦逆丘富周原等爲之謀朔州副使楊順智略可任發以萬金勿問出入毋泄有馬邑生張蕙自虜中歸言俺荅永邵二部兵可二萬六千人叛人丘富日夜導之許論上其事官蕙官而懸縛酋賞格九月虜大舉自平陽方口許論遇于朔州擊之虜遂北路將丁碧過虜鋒于馬窰突入虜陣而死詔蔭贈如例虜按于威寧海子而遣人降者王青三十二人詐饑行乞三關邏得其情巡

撫王崇以聞詔誅青等賞賚將吏同撫楊慎以饑甚請損本色之額部覆屯田之法兵食所自出者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我祖宗時同額至五十萬石故塞下之粟常充而虜不能害今日虧月耗存者僅十萬餘石而又以三分告折殊窮感矣邊臣縱不能盡恢全額奈何區區于七分○之數復不能守耶虜抄暴無時民不得盡緣南畝固也○然考之古人充國嘗屯於金城曹操嘗屯於許下夫強虜在前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四面應敵迫不

暇田莫如操。當時猶且爲之。大同雖苦虜。然出入可預謀。非有倉卒轉戰。朝不謀夕之患也。頃亦尚存成規具在。又非若金城許下。創建於窮荒絕域之所。開墾於干戈擾攘之秋也。人罹流竄。地多荒蕪。沃者并豪強。寒者困牛種。耕耨奪於私差。輸納病於重歛。武職慣浸。漁文臣事。姑息屯法之壞。職此之繇耳。當事者不務反本澄源。釐此數弊。依違於人情之便。苟且目前之安。此臣之所未解也。上從所議。邊屯本色七分折色。三分爲率。不許違例奏改焉。十月虜十萬

分掠紅門。大帥孫朝禪將張琮等却之。督撫江東閔煦以聞。賚之金綺。十一月虜酋黃台吉。夷婦桃松賽者。辛愛之第三妾也。私通其部。目收令哥懼誅。乃相率自新平堡求降。守者納之。總督楊順詡爲奇功。以夷男婦致之。闕下辛愛俺荅子。其士馬雄冠諸部。且克狡無賴。北邊畏之。旣失其婦。則慙恚。凡殺守舍及其親屬百千人。遣騎來索。不得。乃縱騎掠塞內。大同左右衛諸墩堡爲所攻。毀略盡。且曰。若歸吾婦。願以銀爲駱駝。相易。不則糾衆內訌。使若十年奔命。巡

撫朱笈言此酋恥失嬖妾甘心于我土餉運阻塞兵
不解甲入春何以善後乞亟譯審情僞以弭邊患已
虜益滿布山谷圍右衛城數重順恐乃言虜願以我
叛趙全丘富等易其逃婦本兵深以爲便亟奏許之
于是遣桃松賽收令哥等還行至白登順令人誘收
令哥携桃松賽自西陽河夜逸出塞西走乃陰告之
辛愛辛愛選騎追之及於黃河岸執至塞下環視磔
裂之刺取心血徧飲諸婦虜狎知順等無能矣三十
七年正月大同自納虜婦桃松賽之降虜圍日急歲

且盡虜至滋衆道路梗塞烽火斷絕總督順上書告
急白蓮教丘富周原等投虜播妖納叛招亡漸爲蠶
食屯堡蕩然田畝疆界鞠爲莽草荷蒙聖明憫鑒
發三十餘萬金預備儲蓄邊地歲稔糴粟關內北及
轉運虜已充斥如陷虎穴大堡纔得數千石小堡數
百石不飽官軍兩月之需各城老弱閒丁不廩於官
者且數倍焉城門晝閉樵汲不通握粟束芻市無鬻
糴富者擁金帛置產鎮城貧者挾男女流竄寧代甚
者夫妻相棄闔室自經時逼新歲未覩正朔辭臘迎

年俗節盡廢。目前竊恐內變。明春何以支持。臣惟大同係京師屏蔽。西衛係大同安危。虜氛之惡。未有甚於此時者。乞再發十萬金。召買糧芻。以備戰守。俾臣與垂絕父老子弟。共保孤城。邊方幸甚。時總兵龔秦亦奏。副總兵尚表。護運入右衛。虜選鎗。其數重。經月不解。巡按御史路楷。亦言右衛城中。併竈而食。折屋而爨。號哭之聲。徧于里巷。勢甚倒懸。上聞而大駭。如數給之。去秋虜入楷報。陷失狀甚悉。慘怛至是。盡反前奏。稱總督楊順。率將敗虜。有勲。乞陞賞。有差。

蓋公行賄賂。倒置功罪。皆嚴嵩父子主之也。上深念右衛圍久不解。因給事徐浦之告。乞運紫荊米二萬石。因御史樂尚約之告。發主兵十四萬金。命侍郎閔煦督餉。侍郎江東督兵。遣薊副帥馬芳。領精騎五百人往。其日尚表捷至。言官軍突圍。斬虜一人。獲俺荅孫及壻虜。退舍十里。此三月二十日事也。圍城中遣諜十二人。至是其一始達。上嘉其勞。晉都督壬辰右衛圍解。虜自去年秋入犯。更留遊隊于右衛。阻闕行旅。比桃松賽來降。又聞尚表餉來。乃移大營。

內牧俺荅駐西南黃台吉駐東南脫脫駐西北各去城三舍許斗粟束芻亦復斷絕城中亦無疋騎得出重圍者尚表初以投閑領運既爲虜遮極力城守出庫藏兵械火器分給丁壯晝夜登陴虜攻輒擊却之圍久匱竭則誘諭富家勸貸雜糧若干既盡則括牛馬等畜食之悉撤屋而爨虜間及中間妖叛人等日往來城下譎嚇以投虜之利城中人心始終無搖動者至是侍郎江東巡撫楊選總兵張承勛集兵數萬巖部而進虜聞悉拔帳北遯東是日入右衛運糧四

千餘石居民焚香夾道出迎老稚婦女皆感泣呼萬歲聲震地相顧再生也連歲守者非人虜視爲通衢不分冬夏與華人雜處其地上心憂之發太倉歲例外以數十萬計類爲守者交關當路掊剋賂遺而邊民所需不及十二馴致勢不可支則倡言宣大可棄以誑聽聞既虜圍右衛急上屢問計於大學士嵩嵩意欲棄之而難於發言則對本兵許論前總督宣大知彼中事狀甚明請降論問之論遂言右衛遠入虜地果能歲辦五十萬則彈丸獨可保也論

蓋設爲難詞。俟上自棄之。上聞顧益憂念。汲汲爲區畫兵食。爲更置文武大吏。聖意所嚮。百司凜凜趨事。而虜等引去。右衛以存。等諸臣之言。寧獨右衛不守。卽大同併巢于穹廬矣。兵書楊博以右衛解圍聞。上大喜。賜江東等銀幣有差。發賑二萬。發屯二萬以卹之。博乃條具經久之宜十事。廣儲蓄。勸忠。蓋給牛種。築墩堡。增募兵。計車營。表義助。安流移。防。遠邊。查火器。疏人。俱允。博又條上修復邊垣之要。曰。備虜之計。不在增兵。而在選兵。不在增馬。而在養馬。

請將標兵量留十之四。餘悉歸營。叙功者專以臨戰爲主。督撫止于賞賚。本兵巡按無所與。不然必有張大掩飾之者。文移太繁。責效太速。議論太多。三弊不去。不可改弦。今以一人矯前數人之枉。旦夕不可辦。言官論列本兵覆奏。必詢邊官之淺深。任事之勤惰。差次之毋傷其敢作之氣。邊民從虜中來者。萬死一生。而墩卒每掩殺爲功。卽幸而得達。復多縲紲。至瘦使無辜之赤子。狼狽自絕也。請自右衛至左衛。每四里加二墩。左衛至高山。每五里加一墩。高山至會城。

金邊略記
每五里創一墩。其左衛高山之間。總築一大堡。二小堡。大堡設守一人。戍卒五百人。馬百匹。小堡設總一人。以充守禦。高山站至會城。亦如之。閏七月。博等於大同右衛東路牛心山等處。築大小土堡九座。墩臺九十二座。接連左衛南山。以達會城。濬大壕二道。各長十八里。告成。蠲大同被虜各州縣稅糧。有差。從總督博請奏也。詔書至。軍民大喜。博因宣布國恩。選其壯丁之驍健者。名爲義勇。使各路將領分隸教習。之。兵威復振。頃因大學士嵩言同故。有秋。發十五萬。

金以預其糴。又因總督博言。發二十九萬。以築其塞。三十八年。三關北樓山林深茂。伐山有禁。然奸盜不止。會大同以造營檄採。西撫葛縉爭之。五月。大同一鎮。凡七十衛。所屯糧共十一萬九千餘石。弘治間。員外何文縉議。以左右雲川玉林威遠平虜陽和高山天鎮虜等十衛地土沙瘠。其屯糧四萬六千五百餘石。并後衛子粒。每石折徵銀三錢。新增井平所糧三千石。每石折銀二錢。軍丁王罐等糧一千一百餘石。每石折銀七錢。共折色糧五萬三千餘石。徵銀共一

萬六千餘兩。相沿六十餘年。未嘗更易。至嘉靖三十四年後。節因兵荒。守臣屢請輕減屯糧。戶部議覆。定爲本六折四。准之舊制。本色糧不足五千七百餘石。於是管糧郎中。每歲於折徵銀內。逐項遞加以定本色六分之數。共加銀至一萬四千餘兩。又於牛具地畝內。每分增徵草十束。共計草三萬六千餘束。悉依時估徵價。邊人苦之。守臣爲之疏言。雲中西北極邊。風高土燥。物產最薄。自改折議行。六十年來。屯卒長老子孫。且二三世。耳目所習。其徵納數。止此耳。夫人

情安如故常。駭於創見。彼先年糧額本折相半。而今改爲四六。原折各有定數。而今加增不已。初議額外。加補本色一錢。已非所欲。而又勒今照依時估徵納。原議猶以本色重。故欲分別等第量行改折。而今反於原折升高一等。輕重懸殊。何惟乎錯愕轉徙。而屯地悉爲蒿萊也。管屯官旗。終歲監併。體無完膚。妻子號泣。而主餉之吏。方且牽於成約。每當春夏二季。該徵本色之月。先將一主折銀扣除。令其以空文取補。實不蒙惠。將令心知其苦。而口不敢言。司道力言其

全邊略記
艱。而機不繇已。則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竊嘗過計。以爲邊地與內地不同。而邊氓與內地之氓亦異。強卒悍軍。易於鼓動。故威當施於不測。而恩尤不嫌於過厚。今無故而加一倍之徵。卽內地有所不堪。而況邊民哉。且所加者。歲不過萬金。而以此解三軍之體。其爲害孰重孰輕也。請罷額外之徵。詔可。初山西撫院募標下卒三千。設太原參將領之。類皆市井惡少。都御葛縉馭之。生怨。參將高鵬復嚴以虐之。其魁李廷甫等。遂夜聚殺鵬。焚公廨。劫獄囚。釋其指揮畢。文繫奉以爲亂。文不從。亦被殺。大掠城中。天明各軍壯集。廷甫等繇西門而出。捕得梟示。然其衆悉叛入虜中。居板升。大爲邊患。時守臣以一二塞責。餘不能問。三十九年七月。當大同右衛大邊之外。繇玉林舊城而去。北經黑河。二灰河。一歷三百餘里。有地曰豐州。崇山環合。水草甘美。中國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等居之。築城建墩。構宮殿。甚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接于東勝川。虜人號曰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富等先年皆以白蓮妖術誘虜。教以製鈎杆攻城堡之法。中

國甚被其害。比俺荅引衆西掠。且二年。留部虜千餘人於豐州。守其老幼。虜不耐暑。每夏輒徙帳大青山口外避之。富等居板升如故。大同總兵劉漢謀之。巡撫李之進。及舊帥俞大猷。欲乘隙取富等。乃部分參將王孟夏麻祿遊擊徐欽。把總補兒害葛奈。守備劉本經等五十三人。率銳卒三千人。馳進漢與趙尙孫吳鄭曉以重兵分三哨出邊營於玉林隘。爲後繼。孟夏等夜疾馳昧爽。及于豐州。鼓譟奮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六十七人。餘衆奔匿。縱火焚其宮殿居室。時

富先隨虜帳北徙。趙全走匿麻總兵掘墩半墮。會虜騎大至。我兵乃引退。自磬亦脫逃。擒其弟自橋及其嬖胡氏。全弟賢亦爲我兵所殺。奪獲牛馬橐駝百餘隻。夷器無筭。兵還渡黑河。爲虜追騎所及。分哨迭戰。且戰且却。還與大營合。虜衆乃馳去。諸軍遂以翌日入邊。往還凡五日。總督葛縉以捷聞。上聞而加之。亟命賞典。九月虜繇拒胡寇及廣武支灣。攻墻不克。復繇朔州移營越關掠于臺崞。同帥劉漢初保應州。而忘拒胡。西帥王懷邦引兵自靜樂入太原。曰。予繞

敵前實則避之。及虜去皆勘之。得削秩有差四十年。正月虜騎萬餘自河西踏冰渡河。寇掠五花。守備王世臣千戶李虎迎戰于冰橋。敗死。四月同撫楊選奏。今邊事日敝。須假臣等以歲月。寬其法網。今繕甲兵者。欲充行伍。而司錢穀者。則意在扣除。修墻垣者。欲求堅固。而領度支者。則意在限工。又請乞兵餉。勢急倒懸。題發之時。每加裁削。奈何責邊臣展布。下戶部議覆。屬者各邊奏籍開註逃亡。正爲虛實數。便選補耳。一切置而不問。豈得無奸。修邊日程。本視工之大。

小未嘗槩責其速成也。主客餉歲歲加增。過額數倍。當督催逋。專仰度支。卽竭內帑。日益不給。上以爲然。六月先是宣府邊外有流夷。史大史二爲黃台吉略屬之。因用爲導。永寧龍門之間。頗被其害。然黃酋淫虐。凡史夷妻女。凡所部夷婦有色者。多爲所漁。併攘其牛馬。繇是史夷怨恨不附。累通款。願內附保塞。邊臣疑其詐。令殺虜自效。以立徵信。史夷兄弟乃斬黃酋。所署監部夷孫忍克等十餘人。盡戕其衆。以其俘馘來獻。守臣以聞。分別賚之。虜六萬餘騎。犯居庸。

岔道口。官軍禦之。原任總兵姜應熊先進。遇虜於南
溝。虜縱騎圍之。應熊身被五鎗。墮馬。叅將胡鎮。麾所
部兵力戰。射傷數騎。奪應熊以歸。虜遁去。上諭撫
臣曰。朕聞虜入已久。恃各邊小有備。賊稍知畏。可於
諸城堡。遍給火器。以禦之。仍堅守勿戰。仰奉上天
保佑之意。於是部臣楊博言。今歲虜謀異常。在西者
分入宣雲。以誘我薊西之兵。在東者屯分邊右。以窺
我薊東之息。大意垂涎畿甸。欲爲深入之計。仰蒙
宸諭。中外戒嚴。四十一年。總督江東上言。保全邊堡。

一策最爲切要。其說有十。積穀一也。徵還各營選調
之卒二也。選練本堡土兵共守三也。增城濬池四也。
築大墩以便耕牧。使商旅通行。有警易於收保五也。
造雙輪車以備戰守六也。擇任將帥和睦行陣七也。
信賞必罰八也。厚恤間諜九也。嚴禁邊軍通虜十也。
此十說者。擬之焚廷老上。拓壤狼居。似非遠猷。部議
悉允。十一月。虜犯神池。五日而出。總兵吳徵詐功。以
捷聞。爲臺所劾。逮之。四十四年。侍郎萬恭奏。防河之
打冰。苦寒難支。虜以夏秋。褰裳而渡。何恃于冰。如臣

計者。自險崖。逮陰灣。爲極衝。亟築牆二十里。陰灣至石門。爲次衝。亟築牆二十里。山西內邊。自平型而西。至老營。止矣。外邊孤遠。遂爲虜衝。如臣計者。老營東二十里。爲賈家屹。屹又東二十里。爲乃河。又東二十里。爲顧家居。又東二十里。爲平虜衛。廢堡悉存。急在修舉。遠接大同之手足。近復朔州之膏腴。東接平虜之血脉。南固陽方之門戶。北明三關之耳目。西通老營之咽喉。河牆之費。括諸有司。乃河之費。取諸班折。詔可。山西侍郎萬恭上言。清勾軍士。旋復逃亡。在

軍有南北之不習。若莫免其僉丁。止追衣裝之資。發邊別募。所司咸議曰。勾充一事。委爲實政。第恐浴久。竝起解而沒之。則伍廢矣。恭又奏。往年虜入內地。府州縣衛。漫不經心。第以傳報防守之責。諉之將領。夫州縣之民壯。衛所之雜差。散而安居。亦可聚而守也。今宜一體責成之。又邊將失事。提問者。或緣勘合未到。或緣按臣交代。輒得避之。非罰不踰時之道。請聽臣等先拘繫之待命。上深以爲可。勅各邊如之。總督王之誥言。同與宣鄰。而士苦特甚。其故有三。夫

兌屯者爲其身自屯種不輸。以其月糧抵補。官免催科。軍省加耗也。然領屯者無幾。而逃故者日多。逃故之所逋。何與於軍。而糧司期于足額。凡月糧槩從半給。不論有屯無屯。以一切之法行之。是削軍士之衣食。償屯丁之流亡一矣。今內郡之田。徃徃以荒蕪請蠲。而沿邊玉林雲川威遠平虜各屯。比歲苦虜。或變鹵。或沒沙磧。或蕩溝壑。乃其額獨不得視內郡末減二矣。屯田御史又于額外新增本色糧六千七百石。有奇。折色糧一千四百石。有奇。草四萬八千束。有

奇。牛具之銀不與焉。邊民間之徃徃棄產亡去。今新開之地。復成汙萊。而新增之糧。遂爲常課。是使國家胃重歛之虛名。而遺邊郡無窮之實禍三矣。今欲足兵足食。先除三害。乃可。戶部請下其章于賞軍科臣。及撫按管糧官。隆慶二年論石州功罪。初俺荅欲犯汾石也。諜者以告總督王之誥。下令屬岢嵐兵使王學謨等增修城垣。急入收保。而有司恬不爲意。及虜騎分三道入老營。遊擊方振遇虜屈灣與戰。身被十餘創。却走虜。遂深入之。誥倉卒檄同帥孫吳提兵繇

間道應援。而西帥申維岳等逗遛不進。虜遂薄石州。城分掠嵐縣寧鄉。聲蹂汾州。還出太原矣。衆議分維岳及劉寶尤月黑雲龍四營之兵尾賊而南。吳及晉帥田世威等間出天門關。邀擊賊前。過其東歸。巡撫王繼洛駐代州不出。維嶽且前且却。三日始抵大武。而石州遂陷。州守王亮死之。屠戮甚慘。吳兵抵省。始援汾州。虜使我叛人入城爲內應。州人獲之。得預修備。虜至急攻。不能下。而維嶽以石州陷。日尋間道走文水。虜得大掠。孝義介休平遙文水交城大谷隰州

間。所殺虜男婦以數萬計。芻糧頭畜無筭。所過蕭然。一空。死者橫路。石州旣破之。誥急督宣帥馬芳西援。或云俺荅雖西。其子黃台吉尚在宣塞未動。恐乘間卒犯南山之誥不宜西行。本兵計無所出。又急使人追之。誥等東還防護。陵京獨遣二偏將將數千人往。是時虜入邊已二十餘日。在內地久。氣疲又雨潦。淹旬馬倒過半。皆杖馬箠。徒步歸。所鹵多不能盡載。徃徃遺棄于道。浸尋蹣跚至十餘日。始出邊而我無一人禦之者。第早從之。誥之請趨令西援。雖無揀于

汾石之禍。猶得以擊其惰歸。以紓華人之憤。而當事者昧于幾宜。反爲虜偏師所綴。令其得志。益輕中國。殊可恨。虜旣去。汾石維岳始約吳兵進戰。及虜出岢嵐東。吳竟以非已信地引還。大同而維岳世威終不敢戰。之誥所遣二將亦皆遷延不見虜而還。又十有四日虜悉遁去。諸將乃稍出獲奸細明海浮董嗑等。及他老弱疲殘類以掩襲得之。獨振一與虜遇。月逐虜于嵐縣普明村。稍稍敢戰而已。事聞下御史勘報。下法司議得旨。維岳世威寶各斬。繼洛學謨謫戍。

餘降級有差。振月陞賞。時邊臣選愎怠玩。掩罪冒功。積弊已久。故恣虜出入。動得利去。至是議罪將士。始知畏法焉。孫吳乃出塞襲虜于亂山。裨將方琦等斬首三十四事。聞命賞之。總督陳其學上分防之議。曰西路將方振駐于永泉。中路將王懷邦駐于麥川。北路將牛相駐于馬蘭。東路將戴椿駐于廣武。總兵謝朝駐于方陽。汾州將駐于永寧。太原將駐于省城。防河將駐于灰溝。所爲備若此。三年同帥趙岢出于弘賜遇虜斬首一百七人。上賞之。且予蔭。十月御

史燕宦儒。抗論懷應山陰之敗。曰。陷堡寨大者二。小者一。十有九。掠殺男女數千人。畜芻萬計。麻錦麻貴。葛奈三人者。稍有勞勩。而胡鎮文良臣不勝過矣。勅降奪有差。九月虜犯蒿溝。副帥錢棟入其伏中。及張汝紹喬文奎死之。十月癸卯。虜酋俺荅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降。把漢那吉者。俺荅第三子。鐵皆台吉之子也。幼孤育于俺妻所。既長。娶婦會我兒都司有女。那吉欲娶之。爲俺荅所奪。那吉怒。欲治兵相攻。俺荅以他女畀之。終不悅。遂棄所部來歸。

獨阿力哥等十人從已而降者。相踵巡撫方逢時。受之以告總督王崇古。處之鎮城。所以拊循慰藉之甚。至會俺荅攻掠西番。聞變亟引還。約諸部兵入犯。崇古檄各鎮巡嚴兵禦之。乃上言。今聖武布昭。黠虜效順。殆天意非人力也。有三策焉。把漢脫身來歸。非擁衆內附者比。宜給宅授官。厚賜衣食。禁絕交通。多方試之。以察其志。使俺荅勒兵臨境。則當諭以恩信。許其生還。因與爲市。令生縛叛。歸我士馬。然後善遣之。此一策。如其恃頑強索。固守隨機。示以必

殺制其死命。其氣易阻。必不敢大肆。吾計可行。此一策。其或棄把漢。不顧吾厚。以結之。其部繼降者。輒收牧。令把漢統領。略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俟俺荅既死。則令把漢還本土。收其餘衆。與黃台吉構。我以師助之。或兩利俱存。而內收其力。邊人因得休。又一策。乞裁可否。廷議譁然。御史葉夢熊。諍尤力。予降二級。上曰。虜酋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漢那吉爲指揮使。阿力哥爲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王崇古奏。虜酋俺荅。調黃台吉所部兵。分道入犯。索把漢甚急。陽爲發兵。陰擇便利。鹵掠。志不在把漢也。我分道禦之。虜頗不利。及聞把漢授官爵。遂率衆出邊。願摠誠款。諸將雖無首功。然所殺傷虜過當。兩鎮賴以保全。宜錄總兵趙尙等。初黃台吉之薄同也。適俺荅使在田世威營中。世威讓之曰。爾來求和。此兵何爲者。俺荅乃令黃台吉罷兵。而以好言來謝。總督王崇古遣譯者鮑崇德。偕其使入俺荅營。言朝廷待把漢那吉不薄。趙全等旦至。那吉夕返矣。俺荅大喜。屏人語言。我不爲亂。亂繇全等。吾孫降漢。此天

遣合華夷之好也。天子幸封我爲王。藉威靈長。北方諸酋誰敢不聽。誓永守北邊。毋敢爲患。卽不幸死。吾孫當襲封。彼衣食中國。其忍倍德乎。酋婦日夜涕。唇恐戕吾孫。及聞故感愧。嚙臂遂益發。使五人與崇德來乞封。部議定。上曰。虜酋輸誠哀懇。今執叛來。獻具見恭順。其賞把漢那吉綵段四表裏布百疋。遣之歸。其封號令詳議覆奏。巡按姚繼可劾奏。巡撫李逢時宣帥馬芳以把漢故圍平虜城。掠甚毒。逢時芳屏人語。反厚賞而遣之。宜按治。上以款事命供職。

如故。十二月虜執我叛人趙全李自馨王廷輔趙龍張彥文劉天麒馬西川呂小吉等來獻。先後降虜。與全等皆居板升。因尊俺荅爲帝。治城郭宮殿。期日升棟。會大風。殿棟落。壓殺數人。俺荅懼不敢復居。全等乃各建堡治第。制度擬于王者。署其門口。開化府有蟾宮鳳闕之號。俺荅益貴。近之隆慶初。汾石之禍。鼠子謀也。時邊事孔棘。中外藉藉。以板升爲憂。募有得全等者。拜都指揮。賞千金。久之不能得。及是把漢誘執之。至雲石堡待命。總督王崇古已得。請遂受其

獻遣使送歸那吉。那吉猶戀戀不欲行。崇古諭以朝廷恩意。許奏表通貢不絕。及宴賚甚厚。那吉感泣。誓不敢貳中國。携其妻以歸。雷阿力哥及俺荅使二人爲質。至是以狀聞。上曰：叛逆元兇。頻年糾虜。仰賴上穹。錫祐虜酋。效順執縛來獻。朕心嘉悅。宜奏告郊廟。獻俘正法。督崇古言：俺荅得孫後遣使來謝。且乞表式請封。但言吉囊大把都未與盟。疑有詐。臣未之許。蓋老把都俺荅親弟。吉囊之子。吉能等皆親弟。侄而兀慎擺腰永邵卜哆囉土蠻等酋。又多其本

統親枝也。俺荅於諸虜爲尊。行力能令之同心。內附然後可假以王封。官諸酋長比三衛。示羈縻焉。弟俺荅以爲土蠻故主也。力不能致。臣聞老把都與土蠻善。而內親黃台吉。適黃台吉使來。臣令其約老把都。以招土蠻。如其來也。可以破三衛交構之私。卽不來。則失俺把諸酋之助。其勢自孤。卽今秋之寇。但能整遼左。不敢南窺矣。今俺荅與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諸部各遣使十八人持番文來言。諸酋感聖朝曠恩。相戒不犯邊。專開貢市以息第諸邊將士習燒荒工。

搗巢恐妨大信願明禁約以結盟好惟陛下與諸臣計之其略言今日之事不當以馬市例論嘉靖中俺酋犯薊執馬房內監楊淮等勝以奏開馬市先帝不允而命咸寧侯鸞仇將兵撻伐鸞出塞無功潛以金帛媚虜仍許請開市以迨已責當是時虜勢方張開市之請非虜本心繇逆鸞私謀故不旋踵而叛約爲患益甚先帝震怒始寘于辟嚴爲之禁臣等敢冒請以干大辟哉顧今虜情實與昔殊歷稽國朝北虜舊有通貢之例亦有太平賢義安樂及哈密

忠順王故事故臣等酌時勢稽典制以爲許封貢便條爲八事歲一貢俺荅馬十匹夷使各八匹部落各四匹人不得過百人互市之規先年原立定疆其大相應于左衛迤北威虜堡邊外宣府應于萬全右衛張家口邊外山西應于水泉營邊外招降之例多收真夷通貢則毋收之謂我納叛故也三月甲子給事章甫端張國彥宋應昌張思忠紀大綱各條上虜酋封貢互市事與總督王崇古八議互有異同詔併下部議于是兵部集府部科道諸臣廷議之定國

公文壁吏部侍郎張四維等二十二人爲可英國公
溶戶書張守直等十七人爲不可工書朱衡等五人
以爲封貢便互市不便獨都御史李崇極言宜許狀
兵書郭乾淆于羣議不知所裁姑條爲數事以塞大
抵皆持兩端奉旨北虜封貢事宜如崇古議封俺
荅王號全酋授都督指揮千戶職銜今歲貢期已過
二月聽于三四月後一行以慰諸夷之望互市之時
先定馬數其貢使不得至京鐵禍等物不得闌出封
虜酋俺荅爲順義王賞大紅五綵紵絲蟒衣一襲綵
段八表裏賜之勅六月虜酋順義王俺荅使恰台
吉打兒漢執趙全餘黨趙崇山穆教清張永保孫大
臣及妖人李孟陽等來獻先後十三人王崇古以聞
上加俺荅誠順命賞三十兩彩幣四表裏恰台吉
等各十兩一表裏尋詔宣大御史磔崇山等傳首
九邊御史劉良弼以封貢事畢上疏陳六漸一日封
疆弛守之漸二日熟夷疑叛之漸三日將領推諉之
漸四日塞下虛耗之漸五日勇士散逸之漸六日市
地增加之漸且言虜酋黃台吉嚮化不醇他日必爲

邊患部覆崇古議前二漸處分已決後四漸大率皆
行但熟夷車史二族款服已久今既以法裁諸夷則
于黃把二酋亦當責以大義不得恣其魚肉若增加
市地及三鎮市地之說則禁之斷也內夏外夷原有
定限今不得已至于互市使邊人日夜與虜構法計
非完善上從部所議大學士拱高言嘉靖十九年
北虜求貢當事憚于主計斬使絕之三十餘年邊民
肝腦塗地此往歲之明失今其感恩慕義直受而封
錫之猶非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及此閒暇積我

金修我險練我士整我械開我屯理我鹽法皆得次
第行之彼若背約遂興問罪之師進退自有餘地苟
見一時遂爾偷怠良時不再得邊備寢弛難振矣實
有欺憤焉可恕哉上嘉納施行劉良弼又言宣大
燒荒前以受款間停今視爲故事野有茂草不復得
焚非固圉之謨也報可三年吉能者吉囊之子俺答
之親侄也吉囊逢黃河冰解入套則患在張掖酒泉
出套則患在雲中上谷頃虜黨益盛套不能容分據
東西莊寧山後並據其地如近歲黃甫川草架城鎮

靜堡之攻陷。瓦剌梁之殺戮。能不懷柔之。督臣王崇古撫臣楊錦上其狀。曰。番詞甚馴。自謝雙山之盜。土戶只家爲之。謹如漢誠。奉獻善馬。詔授吉能都督。賜大紅織金獅子紵吉能執夷禮。南嚮叩頭。四年黃台吉同兀懷擺腰。馳弘賜堡。直藩鎮城。多所殺略。巡撫方逢時登城樓。差通事土忽智曉譬之。犒其牛酒。乃走高山站。付帥劉國慶戰許家庄。總帥趙苛馳燕山擊之。乃退。御史孫繼可劾失事狀。五年史酋盜黃台吉牛羊。黃台吉請于其叔昆都力哈。與父同力索。熟夷而甘心。父與叔不答。吉勢孤阻。佯爲行獵。旁近塞以詞我。崇古令趙苛犒之牛酒。微示不知狀。台吉乃悔禍。然軍門隨繩。史酋竊罪。趣與黃台吉講好。復立新車市矣。哆囉土蠻把都兒黃台吉者。俺答之侄也。并市水泉。六年宮車晏駕。崇古爲位。率貢使哭臨。而迤北黑夷窺青把都太松之隙也。奪其廬而去。以故貢市最後。五月崇古請曰。切盡黃台吉。威正恰把不能。請官之以指揮同知。夷使谷氣台賓有書繕功。安克等有傳報功。請予百戶。從之。萬曆元年。賜

俺答印佩之。媿快甚。奉表稱謝。自遜不曉。乞太師加以美言。第部曲四十萬。未得鍋者快。崇古乃遣漢僧八人。咨番經。得經。列以法器果蔬諸供。令其戒殺而去。暴也。俺答膜拜禮之。授大國師秩。而送禮把四人。還馬。馳衣繒俱焉。邊吏迎之。陽和館。詔授僧冠。坐具禪衣六襲。虜酋難習番經。不識文字。每書表。悉出漢人手。多爲姦羣所波蕩。往往書辭。口傳背馳。多不足憑。然順義王蒙休德。願格心稱臣。故無患。於是戎部行四夷邸。遣韃靼譯者叢文光。往大同譯。如

忠孝經之類。虜王大喜。令那吉擺腰習字焉。夏。俺答機械變詐。飾身赴市場。凜凜約束。陽令其子黃台吉。侄青把都。躡躅邀索。因而調停。其中示德。黃酋市每諭期。部下卒時小略。又劫使車東。夷東往。諸帥請兵之。崇古曰。懼之而已。無速狄釁。以旨諭虜王。每日置酋長二人。分地干。振疏捕。謂之守口夷。蓋守口之設。夷甚馴也。厥後虐之。自我致寇矣。御史孫琮上八事。曰。夏初遲之。夏末過期不至。或有變盟之萌。二年。召王崇古于邊。入協理京營戎政。時俺答旣封。吉能亦

修貢。受約束。因貢爲市。中國以梭布皮物易虜馬。虜亦利漢財物。交易不絕。胡越一家。東自海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近疆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所省糧儲。歲數十萬石。起復方逢時于家。代崇古督邊。三年。俺答請城名。上賜其城曰福化。而黃台吉改貢市于新平堡。小威靜等得封百戶。四年。遷把漢恰台吉等。及其妻官階。以酬主市之勞。打刺明安獵于膳房。會把總張維屏行樵邊外。望虜與戰。被勅入興和。方逢時戒吏人。毋得以一布一肉中虜計。而讓虜王甚急。月餘。俺答大會永卜邵等。按打夷罪。如所約。盟羊千馬二百。橐駝三。謝過如故。詔賜其金幣。時永邵卜亦晉階龍虎將軍。志驕矣。請如順義王所市數。于是關吏辦折之曰。青永二枝。固已相等。永曾無辭。是後其部黃鵠兒等。後先授百戶。五年。定貢市。効勞三載。總敘。上諭云。人臣盡忠。乃其職分。豈可計功望賞。邊臣既有三年考滿。貢市加恩。亦屬冒濫。不得重敘焉。二月。俺答執獻鶴等四人。皆日夜佐虜叛盟者也。賜虜王幣。而論叛者如法。御史陳

文遂等條馬貢事曰。江南江北。輸馬值二十四兩。至部。部以十二兩發邊。邊以八兩可易馬一匹。月給料一金。於是議解寺寄養。則不習水土難。欲以代官兵奉餉。則又變易難。廼欲以兵二人領馬一匹。卽以折色餉抵直。凡二季而又復其役半載。便矣。臣獨以爲軍役。歲不過修邊。邊不可乏人。而况二軍有如皆貧。馬卒不可易。則胡以爲資而兼之。夷情漸狡。常以駑馬混售。至直七金者。又多所未有。計莫若如雲中事。勿扣餉。毋已。請增數人養一馬。卽扣折色餉。毋出一月。庶軍無賠馬之苦。而月糧亦省矣。貢市按初議。議以二月終入貢。五月初開市。期而不至。則絕之。大都春初草芽未茂。胡馬羸弱。而我又赤地千里。虜亡所鹵略。至盛夏。則胡人苦熱矣。獨我塞上水流草青。於此時得馬。可資以爲養。誠便計也。今貢期常至四月。而市則益後。竊跡新平市。六年以七月。元年以八月。張家口市。六年以九月。元年以十月。而青把都以十月矣。夫虜旣得延引。至秋馬肥弓勁。而我又禾黍滿野。虜得因以爲利。甚者陽以它故請假期。或至冬。士

卒墮指者十二三。而虜獨耐風寒。揚揚請市。意得甚。及馬入漢。則以無青草。倒死相望。奈何常中虜計。而不寤乎。當是時。四月已盡。貢馬猶不至。宜亟下令。令俺答督諸酋貢。無出此月。至市事亦欲以六月告畢。事下所部問狀。於是戶尚書按文燧議。宣大撫賞已歲。各支積貯客餉二萬金矣。不得復借。及減哨尖丁。商稅稞公務夷稅等金。報可。崇古議曰。歲散發三鎮。各萬二千金。同椿朋馬市馬千匹。轉發薊鎮。或俵兌京營。或給戶寄養兵。尚書竟請予萬金。馬給邊。都御史楊綵又請以部價所市馬給三關。餘悉解太僕。匹予貨本十二金。太僕卿屠羲英見爲胡馬來自塞外。不宜水草。未及半載。多所倒死。請以予軍。軍或如有餘。一切屬縣官。官賣不得議解。京發寄致。滋耗損焉。巡撫方逢時議。軍民或不及盡賣。請三邊各擇水草薦美之所。建牧場一區。及舊草場。皆清覈。令軍一人牧馬三匹。每十軍爲一羣。十羣爲一校。而以一把總領之。十校爲一場。不足者無取盈焉。而以叅遊知牧事者領之。時其水草。班其毛齒。稽其良否。視其醫藥。

夏秋放青。兼令軍餘采秋青以備冬寒。而山西則領於行太僕。宣大則領於備兵使。陽和則立一小場。請比種馬例行賞。至孳生馬駒。聽軍民得以軍請易。國家歲令直隸山東河南養大馬數萬匹。轉太僕顧民馬。每匹費四十金。而芟芻猶不與焉。今請於市馬歲擇肥壯者。宣府二千三百匹。大同千五百匹。山西千二百匹。送戎部轉移太僕。得委官屬臨場。大會行太僕及兵備使守巡使。選擇兌給。京營祇徵直隸山東河南金錢。以爲市本費。薊鎮歲發萬二千金。上谷易馬。凡千二百匹。殊便。今真大河保諸郡。儒裨馬亡慮數千。半仰給於太僕。皆軍自行買。不足則佐以橐中金。宜比薊鎮例。請增千匹。每營歲有常官。領軍自行易買。真定赴水泉市。保定赴德勝諸市。價視馬上中下。上馬十二金。中十金。下八金。上谷以一鎮。而當承邵卜青把都諸夷。以故市馬。比二鎮獨多。幾萬五千餘匹。而我塞上卒。僅僅四千七百有奇。猶三不當一。今請擇舊給軍馬二千餘匹。轉太僕發京營。以抵真保春儀馬。薊鎮則量增千匹。而以新馬償原軍。以後

於牧場選解之。六年虜治貢事頗恭。然往來甘肅。間一至則請增酋長秩視事。及視事則復賞散夷以爲常。七年秋俺答返其故巢。總督吳兌之籌也。前通事人珊瑚戈陶等。後通事人金鳳等皆爲虜所信。斤斤奉約束。旣歸巢。市如初。請寺額及遷番僧哈望秩。詔如請。名其寺曰弘慈。九年十二月順義王俺答死。三娘子以訃聞。總督鄭洛上其狀。賜祭七壇。段布百數以恤之。遊擊沈棟奉勅而往。至歸化城。望闕謝恩如禮。三娘子貢上馬九匹稱謝。上賜綵紵勞

之。長子黃台吉襲封。更名乞慶哈。俺答奉佛甚謹。朝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張蓋燭香。前引至帳。虜王膜拜。九頓乃起。起受。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畢。敬問皇帝萬康。僧使宣言果報。萬衆環聽。羅拜。額擊地如萬杵登登也。乃克襲位。初把漢那吉歸俺答。命主板升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兵馬雄諸部。癸未年死。三娘子欲令巳子不他失禮妻比妓。而俺答用事臣恰台吉不肯。陰主扯力克以兵收比妓爲妻。三娘子名哈屯。另築城居。朝廷賜名歸化。先是三娘

子在俺答時。自練精兵萬人。夷情向背。半係娘子。俺
酋死。娘子當屬黃酋。黃酋老病。娘子意嫌之。將別屬。
督臣鄭洛計曰。若娘子別屬。我封此老酋何用。乃令
人說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歸。一胡婦
耳。于是娘子逼利害。乃歸之。冀黃酋死。扯酋當嗣。洛
又諭扯酋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能娘子聚則封。不亟
聚。恐封別有屬也。扯酋盡逐諸妾。乃以十月入。三娘
子帳中。掛撒袋合婚。十年。鄭洛遣通事馬應時。東西
馳布告諸酋。佯爲趣貢事。陰以詞之。三娘子遣土骨
赤。請寬假。辭以旱。辭以無嗣。王表文空其印。十一年。
大成比妓。擁俺答所遺落。及板升甚雄。三娘子謀之。
爲不他失禮婚。而恰台吉弗從。三娘子使扯力等引
二千人。遂爲板升。于是恰酋扯酋。互相殺。已而宰生
倘不浪。乘機略恰台吉。諸夷遜患。請居內邊。與麥力
良。襖兒輩。莫不怨黃台吉之縱三娘子也。五月。把漢
那吉行獵。墜馬死。襲其子朝木台吉。略勇將軍。把漢
首欵之功。固大。而竟不得襲封者。以倫次尚屬黃台
吉耳。十二年。扯力克亦欲娶大成比妓。而三娘子益

怒治兵。未赴市。同撫胡來貢。令虜王遣酋長至關。受賞而去。十四年三月。三娘子以黃台吉死。而扯力克自立為王。乃召之合婚。其部夷牙答漢盜我助馬堡。洪賣盜我偏關。三娘子一切罰治如法。十五年封扯力克為順義王。三娘子為忠順夫人。十八年大學士錫爵_王上言。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自虜款十九年。順義王捨力克以助火落赤故。罷市賞。兩年未與。忠順夫人三娘子捕叛酋史二。致塞上。諸復市賞。詔復二年。以三娘子兒不他失禮為都督。

史二即捨力克兄安兔壻也。仍寬假其罪。分列于龍門滴水崖。史酋亦款服。二十年來吏恬卒玩。一旦封豕生心。舉朝惶怖。止辦叟叟。追尤首事。此一反也。武官爨下求安。專藉款關之利。文吏隙中觀鬪。爭談出塞之功。此二反也。諸邊以彼此支吾為熟套。以日月怙惕為良謀。一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逃責于已。而嫁禍于人。此三反也。臣謬為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一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可以措手。暫寬文法。使文武貴于同心。三十五年

全邊略言
撫臣馬鳴鑾曰。青把都五素太杜丙庫打兒汗洪小
及成等。蟻聚于邊。此五十餘部。區費近十萬。而主客
芻秣。縣而聽發者。又二十餘萬矣。三十八年。大同饑。
總督馬鳴鑾爲之請賑。三十九年。同撫汪可受報曰。
五路偵報。所聚七十三酋。飲血而盟。以四月大會于
白鹽腦坡。夫五路之挾卜酋。以令衆部落者。忿也。忠
順以意召之。而未卽來者。疑也。狡謀有二。待扶忠順
而婚成。則乘勢生事。以壞和款。蓋循舊局。則忠順爲
政。壞之而再款。則卜酋爲政。敢不慎諸。兵部議曰。五

路等而不勝忠順也。五路等必洩其忿于吾。則邊危。
五路而勝忠順也。則携虜西歸。卜石兔爲政。非復虜
婦爲政。款局必變。則邊危。又使安然成婚也。則携重
兵以要我厚酬。以望我。我不與。則棄前功而排後釁。
我與之。驕益悍。滿益貪。必長其輕中國之心。則邊危。
未有戰不備而能款者。四十一年正月。自扯力克之
歿。卜失兔以長孫嗣封。而素囊阻之。越冬講乃成。于
是總督涂宗濟以爵禮請。詔卜失兔襲封順義王。
把漢比妓封忠義夫人。西僧哀乞。蓋授都綱。各賚麟

獅銀幣。五路酋長各加秩。序班王弘憲。賈捧。勅書。到邊而卜失免。以草枯冰凍。返騎回巢。御史李若星。引大義責宗濬曰。辱國損威。義難姑縱。當收成命。停爵賞。宗濬表餌之算。已涉虛張。向者威遠肆侮。挑信敗謀。虞岑失機。張俊殞元。宗濬可爲前鑒。兵部曰。此必有亡命陰謀。蜚語熒惑。教之以要挾者。卜酋回海。西千里。未必卽來。封局宜慎。四十八年四月。總督崔景榮奏記。同帥楊肇基。以邊情報。素囊部下大小啞。不害等。烙馬撒塘。赴市謀食。虜王卜失免。亦趨紅門。而講市。住于乃不啞者。去邊八百餘里。六月。牧于石八兒。去邊五百。月抄牧于昭君墓。跌列。去邊百五十里。威靜尙不浪宴之。卜初旬。牧于云石堡。遣兵免往。忠義夫入。並與素囊不相見。卜經素路。素伴不知。交謀互疑。恐其鬪穴。而延林也。前年卜來。而素不至。去年卜素亦同補貢。今且素乘卜至。復却而遷。卜襲之。今亦損矣。天啓四年二月。巡撫劉遵憲。塘報虜情。曰。虜王卜失免。于歸化城誦經。同多擺土蠻。習合台吉。治兵。思得素囊妻宰生大比妓。而麀聚之。忠義夫人。

全邊略記
見阻而怒。相治兵。雖犬羊態云爾乎。乃其去塞百里而軍。幾幾乎照我烽也。

職方氏論曰。嘗讀漢書。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饗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豈易得哉。大邊廓寥。虜伏其革毯。雖緩帶輕裘。亦足爲治。奈何大邊淪胥。而二邊之內。復棄爲王庭。衝衝遂亟。然高山聚落之戍成。而二邊宣寧諸縣。沃土茂田。棄畝略恢。五堡之增復。利不百不與也。乃持束濕之令。彈駟介之驕。才臣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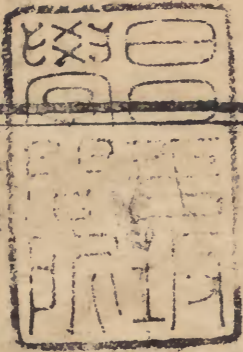
首。懦帥否凶。用夏從夷。禍重如地矣。大同川原平衍。大舉鑣鑣。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一切等處。南犯應朔。必窺于茲。東則天城陽和。連于順聖二川。而平虜西接老營。近偏頭。出套而渡。易若褰裳。然夫三晉之地。辰帶六關。外則雁門偏頭寧武隸之。內則居庸紫荆倒馬繫焉。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略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雁門稱絕險。二邊不守。故逢其扼。寧武旣不甚隘。偏頭復夷曠。可馳馬。夫地平則修牆爲務。牆遠則併堡爲先。屯政克興。藝洫成障。其

全邊略記
大要也。年例爽期。民運坐憊。轉糴召商。時防虜細。無
易繇言矣。欵貢未諧。肝腦塗地。韜鈴既就。樹畜少安。
則以分宜嚴負勢。而右衛幾墟。新鄭高當機。而那漢
稽顙。邊臣主謀。相臣主斷。兩相綰結。國柄乃尊。善任
蓋可忽乎。通官之狙賦也。熟夷之豕畜也。虜大入則
大利。小入則小利。安而忘危之二者。其踣躅矣。不虞
市馬之流而賄馬也。何故。今日者。速不的部小而勁。
則逐插以脅薊門。插漢兒部蕃而蔓。又逐永卜以撼
宣大。永不避插而奔套。則綏寧晝夜舉烽馬。豈非邊
臣撫馭刺繆。苟且交蔽。貢路互吞。賞格遠實。嗟乎。守
在四夷之道。忠信蠻貊之風。亶其然乎。

全邊略記卷之二 終

卷二

百六



全邊略記

西澤氏印

